



# 中國佛學需要開出客觀研究的風氣

霍韜晦

##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序

學術研究有客觀性，本來就沒有國家畛域之分。因此即使是研究中國古代的學術，外國學者的觀點和方法同樣有參考價值。而且往往在新觀點、新方法之下，發現許多古人所未能思及的問題，使研究更具啟發性，和有更多的比較價值，這已是毋庸費詞說明的道理，何況佛教原來就是一個世界性的宗教，它的流佈遍及幾個不同的文化傳統呢！

然而，在現階段來說，中國的佛學研究却是十分封蔽和十分落後的。一般學者祇能以傳統漢譯為根據，重複古人的觀念。極少人能注意到漢譯以外的其他資料，並以現代概念來表達問題。漢譯並非不可靠，亦非不佳。問題是現存的漢譯佛典都是古譯，無論觀念或表達都與現代人有嚴重的疏離。如色、空、真如、涅槃、自性、法相、緣起、業、唯識、如來藏、佛性、般若、法身、圓教、別教、圓融無礙……等等，在一個有現代知識而未受過相當的佛學訓練的中國人看來，是無從把握其意義的。事實上佛教典籍既多且繁，要把這些概念的用法一一分別清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正是這些概念，在長期的累積和講習中，形成強固而且有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傳統。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從多方面給予評價。首先，中國人以漢譯為根據了解佛教，通過這些譯出來的概念，自漢魏至隋唐數百年間，分別創造出幾個氣象不同、形態各異的體系，如三論宗、天台宗、華嚴宗、淨土宗、禪宗，在義理上都各有所推進，而非徒守原文。這是中國人的大

創造，應予讚嘆。但是，系統的形成從另一方面來說，即有所固定，有所局限，系統性愈強其局限的程度亦愈大，不開放的可能性亦愈高。這就構成了對其他發展方向的阻力。例如唐代以玄奘的天才和魄力，新譯了許多唯識宗的原典，亦不過是曇花一現，傳四代而衰，既成系統的歷史地位，是重要原因。文化的發展，有時不能不順歷史之勢，當時言佛性、如來藏的思想正處於成熟階段。早為中國人接受，唯識祇能退居次席而已。所以傳至宋代，政府雖仍設有譯場，續出若干經典，但在中國人看來已了無新意，不能再有吸引力。六朝時代的讀書人由儒、道入佛，宋明時代的讀書人捨佛歸儒，歷史便是如此無情，這說明了佛教在中國經過一番跌宕之後，至此回復客位。它所蘊蓄的，或者，中國人對它的消化已到極限了。除非再有突破，否則佛教這種下降之勢是不會改變的。

民國初年，唯識宗曾經一度中興，但這不過是在中西文化思想衝突下所激起來的一個浪花。當時的學者認為唯識宗的思維形式——概念清楚、分析細緻，可以有助於中國人對治西學，從而應時代、興教化，的確風動一時。但這一股熱潮，不久即隨熊十力先生的復歸儒家，撰寫「新唯識論」而告冷卻。從歷史文化的觀點看，這種新、舊之爭不過是傳統問題的翻版。唯識家未能擺脫過去的觀念，而希望在唐人典籍中尋出現代佛教的建立根源，這未免太蔽於歷史了。若唯識有此力量，則唐以後便不會衰亡。



時至今日，佛教已經疲敝，除了維持着一個宗教體制之外，它的思想發不出力量。它的概念封閉，它的語言與現代的中國心靈不能相通。這些都是佛教存亡的大問題。可惜的是，現在的佛教中人很少能覺察得到。佛學研究的學術傳統在宋明以後已經斷了，沒有客觀的培育制度，修學者都是各別自己發心，因此又怎可能獲得普遍及良好的訓練呢？不要說開新，能夠了解古人的譯著已經不容易，難怪許多人撫拾一二話頭即以爲知，終身學一宗一門便以爲究竟了。這是何等的封蔽！因此，如果我們把現存的宗教體制稱爲教統，則佛教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建立學統，以支持教統，及扶掖教統。西哲所謂「偉大的宗教必須先爲偉大的哲學」(Great religion must be Great Philosophy)，理亦如是。否則，有形骸而無德，這樣的存在還能維持多久呢？

不過，學統建立，並不表示封蔽可以解除，因爲這還牽涉到學態和學的方法問題。如果把學統視作道統，或教統的附庸一開始就有了規定，則學統的精神還是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的領域，宗教信仰、門戶意識都必須謙退，這樣纔能開出研究之路，爲學問留下獨立的王國。過去我們學佛，是從生命出發的。講的是存在的感悟，沿信仰之路進入，因此對於客觀的研究，重視不足，認爲語言文字都是第二義的東西，甚至認爲不廢言不足以至最高境界，把學術研究稱爲文字障、所知障。從實踐觀點看，亦有其至理，誠然誠然，但佛學要推廣、要應世、要成就一普遍之道，便不可能祇講最高境界信仰，一味要求別人跟着走，「法華經」說：「吾從成佛以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衆生。」這其中即涵一與衆生心靈相應的設教，所以不但要使用語言文字，而且還要使用道理，使衆生接受。此中並無權威，並無壓力，大家祇是以理相見。所以從這裏即可以開出一客觀精神，與現代的學術研究接頭。

在西方，佛學研究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他們沒有我們的那一種存在的擔負，一開始就是純知識的研究。西方人的文化傳統是尊重知識、尊重理性，所以各種知識領域都能夠平頭排開，各自發展，對於古代文獻，亦有一套處理方法。在接觸佛教原

典之前，西方學者曾經長期研究、校譯拉丁文和希臘文，發展出一套先從語言、文法入手的文獻學（或亦稱爲原典學）方法，把這套方法同樣施之於佛教，結果取得了巨大成績。專家如畢爾奴夫（E. Burnouf）、萊維（S. Lévi）、蒲仙（L. de La Vallée Poussin）、奧頓堡（H. Oldenburg）、徹爾巴斯基（Th. Steinhilber）、賴斯·戴維斯夫婦（Rhys Davids）、馬克思·繆勒（Max Müller）等，都是精通梵、藏、巴文以至多種古代印歐語言的學者。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直接閱讀原典，不受媒介物左右。進一步比較各種原抄本，把知識建立在穩固的語言學基礎之上，頗有點像我國乾、嘉學者所主張的「訓詁明則義理明」的意思。流風所及，東隣日本學者亦採取了這種研究方法，並以之反省及批判他們所長期接受的漢譯經典，數十年來，亦人才輩出，出版書物不計其數，可見文獻學方法受歡迎的程度。我自己的見解，雖不認爲文獻學方法是探討佛家智慧的唯一方法，但在開創佛教學術研究的領域上，却有無可比擬的貢獻。因爲一切問題都是從典籍開出，不能空發議論，因此非先讀通資料不可；而資料愈原始，愈逼近本義，則愈能還以歷史的真相。研究是要尊重資料、尊重證據的，祇有先解決了語言、文獻上的問題，把概念的原始意義分辨清楚，然後纔可以進一步形成考古學的、人類的、歷史的、哲學的、心理學的綜合研究（外國學者已經這樣做了）。所以文獻學是客觀研究的起點，值得向中國佛學界推介。

尤其重要的是，對於中國佛學界來說，文獻學的方法可以使我們從長期的漢譯佛典中看到新的視野。當傳統的概念僵滯，我們需要重新疏解以相應於現代人的時候，更有必要把這一工作建築在可靠的語言學基礎之上。這並非反對古譯，而是爲佛學注入生機。抱殘守闕的時代過去了，我們必須把眼光放遠，看清歷史對我們的期待，亦需要看清客觀環境已經不容許我們猶豫；我們已經落後太久了。

當然，我們的目標不以開出客觀研究爲滿足，我們希望古老的經典能夠「現代化」，佛教的智慧能夠使現代人受用。但這一切當以客觀的研究開始。

我們應該有「從頭來」的勇氣！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的構想，即是在這觀點和心願之下作具體計劃行動的第一步，目的是讓中國佛學界看看別人的成果，看看別人如何利用文獻學的方法處理第一手資料，打破傳統觀念的封蔽，獲取新知，同時如何把文獻學的方法和其他歷史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哲學的方法結合起來，作多元的研究。這樣我們就知道自己的確有所不如，盲目的自大徒然成爲中國佛學研究的阻力和笑柄。祇有老老實實的承認自己不足，纔能吸收到別人的優點。固然，他們的結論不一定對，我們自己亦非失去信心，但如何評判正是需要通過客觀研究，以理性上的平等態度保留各種不同的論點來相觀摩。所以，這絕不是「崇洋」，而是「他山之石」，相信對中國佛學的現代化之路必然有許多啓發。文化的交流和成長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按照計劃，「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將分若干輯出版。每輯六冊。這完全是爲了工作上的方便。因爲目前我們人手不多。譯者大部份都有他自己的專業。站在愛護佛學、愛護文化的立場上抽空從事此項艱巨性的工作，爲催生明日的中國佛教而畧盡棉力。目光不是現在，而是將來。所以在設計上，第一輯將先選譯一些研究方法與資料的介紹書，及一些最新出版的、及獲得好評的通論性著作，爲現代人提供了解佛教的捷徑。

書目如下：

- 一、歐美佛學研究小史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by J. W. de Tong, 1974.)
- 二、印度佛學研究指南 (選自「佛教學への道」，日本大谷大學佛教學會編，一九八〇)
- 三、佛教哲學——一個歷史的分析 (Buddhist Philosophy—A Historical Analysis, by David, J. Kalupahana, 1976.)
- 四、佛教的本義與開展 (Buddhism: 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by Edward Conze 1953.)
- 五、大乘佛教思想 (Mahayana Buddhism, by Nalinaksha Dutt, 1976.)

### 捐款鳴謝

邢述之居士	港幣	400.00元
永惺法師、龍平法師	港幣	200.00元
加拿大佛教會	港幣	60.00元
旭林法師、謝鳳萍居士	港幣	100.00元
LIN Fai-yau居士	港幣	200.00元
菲律賓華藏寺	港幣	200.00元
陳聖炎居士、九蓮淨苑	港幣	200.00元
楊永樂、楊震榮居士	港幣	310.00元
鶴鳴寺弘法團	港幣	50.00元
劉逢吉居士	港幣	200.00元
南加州中華佛教會	港幣	100.00元
佛教青年協會	港幣	50.00元
陳鈞鴻居士	港幣	250.00元
中大佛學教材編寫組	港幣	250.00元
方慧淨居士	港幣	300.00元
幻生法師	港幣	350.00元
鄭烘雲居士	港幣	100.00元
妙法寺	港幣	5,736.85元
總計	港幣	9,056.85元

### 一壹九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捐款項下撥入	港幣	9,056.85元
發行收入	港幣	894.00元
總計	港幣	9,950.85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6,096.25元
稿費	港幣	1,550.00元
郵費	港幣	1,304.60元
什費	港幣	1,000.00元
總計	港幣	9,950.85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六、中國對佛教的轉化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陳觀勝著，一九七三)

第二輯以後將選擇較專門的作品。計劃中包括 The Stehnbasky 的 "Buddhist Logic" 及 "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irvāṇa"; T. R. V. Murli 的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 V. Guenther 的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in the Abhidharma"; Bhikkhu Nāṇananda 的 "Concept and Reality in Early Buddhist Thought"; Paul Demiéville 的 "Buddhisme et Philosophie Chinoise" 等。此外，日本、德國、印度的佛學名著亦在考慮之列。爲免疏漏，歡迎讀者及專家們提供意見。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更有以中文書寫的佛學研究入門書，梵、巴、藏文字的文法書、辭典、及各種參考資料工具書、基礎書出現，全面改進佛學研究的落後情形，好讓年青的學者容易起步。有了人才，中國佛教的現代化之路還怕不能完成嗎？

霍韜晦序於香港量齋

一九八一年夏日